名物攷卷之十二

明 應城張之厚銘卿發刊
海虞陳禹謨錫玄纂
下雉華至禮
巴陵楊一鵬
雲杜潘 達
廣陵陳爰諏 仝校

論語

季氏第十六

顓臾

左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
杜註云太皡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顓臾在太
山南武陽縣東北　路史云顓臾子爵沂之費縣西北
有顓臾故城故漢顓臾縣　寰宇記沂水西北八十里今
在費縣西　開皇十八年以南武陽為顓臾正觀元年
省入費

東蒙

地里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
山下　路史姓簋云高陽後封於蒙　杜預云東莞蒙
陰有蒙陰城

兕

山海經曰禱過山多兕埤雅曰兕善抵觸又曰兕有水
兕有山兕猶犀有二種也　說文云兕如野牛青色其
皮堅厚可制鎧　交州記曰兕出九貞有一角角長三
尺餘形如馬鞭柄　本草陳藏器云兕是犀之雌者而
形不同　韓非子云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
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　山經圖贊云兕惟壯獸似
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干　戈

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

戟楚謂之干吳揚之間謂之戈　釋名曰盾遯也大而平者曰吳魁隆者曰須盾出於羌者曰羌盾約脅而多者曰陷虜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孑盾車上所持者也以縫編板謂之木絡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戈句矛戟也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也　周禮戈祕六尺六寸　白帖云進戈者前其鐏下刃也後其刃矣盾則夫人而有之書曰比爾干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也然五兵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秘短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椿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鈎觀富父終男以戈椿僑如之喉狼瞫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哲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戈之於用可知矣詩曰荷戈與祋書曰稱爾戈周官有司兵又有司戈盾司戈盾祭祀授於責殳故士戈盾軍旅會同授貳車戈授旅賁及虎士戈盾而戍武戡伐戰戮皆從戈則戈奚遽而不用哉

蕭墻

鄭玄曰蕭之言肅也墻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墻　釋名云蕭墻在門內蕭肅

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

千駟

禮書曰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馬一圉每乘一師三乘馬十二匹二皁爲繫三十六匹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廐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廐廐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又駑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之數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二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蓋諸侯及大夫廐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廐合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廐亦六百四十八匹凡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居一廐二百一十六匹駑三之居三廐爲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匹諸侯六閑彼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之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　孔帖云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陝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

大明會典云國朝馬政有太僕苑馬寺專理而統於兵

部按諸司職掌其目有四曰廐牧曰關換曰折糧曰收買而廐牧中有孳牧有寄牧有放牧孳放之處各有草場類列其事則關換外如起解印俵買補禁約比較以及收買皆馬政之大凡也今折糧不行畧附收買條下又種馬例多不同謹存其概以備參考若內廐馬匹則領於御馬監部寺不得與云　永樂四年始設苑馬寺凡苑視其地廣狹爲三等上苑牧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園長一園長率一五十夫每夫牧馬十匹

首陽

闞駰十三州志曰雷首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栢蔚然攢茂俗謂之夷齊墓　水經注河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歌所上有夷齊廟　玉海朱氏曰首陽首山之南也　孔氏曰首陽在山河東蒲坂縣南　馬融曰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水經注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　輿地廣記在永平縣北三十里　拾遺書曰首陽之二子豈蘄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　地記云山在蒲州南四十五里上有二賢祠今河南府亦有首陽山非二賢所隱處二賢祠象宋元祐中所塑其前塑一白鹿土人曰二賢食

薇兼飲鹿乳故塑之此說不見經傳　路史曰夷齊家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之說同而高誘乃以為洛東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阮籍之徒咸以為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即今二山皆有夷齊冢廟九域志兩從之載延之竊以為疑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山者雷首也是為中條一曰薄山一山九名即賁山也據河南郡境界薄去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齊所居而黃太史猶以或者指武師度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為是夫首山之名所　大明一統志首陽在今蒲州即禹貢雷首上有夷齊墓　漢杜篤首陽山賦曰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槃曲面河源而抗岩隴追隈而相屬長松落落卉木蒙蒙青羅落漠而上覆穴溜滴瀝而下通高岫帶乎岩側洞房隱于雲中忽吾覩子二老時采薇以從容于是乎乃訊其所求問其所脩州域鄉黨親戚疋儔何務何樂而並茲遊矣其二老乃荅余曰吾殷之遺民也厥亂孤竹作蕃北湄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聞西伯昌之善教育年艾于胡耇遂相攜而隨之與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伏事而畢命子忽遘其不祥乃興師於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于其鄉余閑

口而不食竝卒命於山傍　皮日休首陽山碑云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年之運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也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為貞澹然氷玉不足以為潔非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于言由是觀之無意於文武明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平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于人乎況於鬼神乎

邦君之妻

說原云天子之配曰后言在后不敢以副也諸侯之配曰夫人言扶助其君也卿之配曰內子言在閨門之內以治家也大夫之配曰命婦言受命於朝以治家也士庶曰妻妻齊也齊等也

陽貨第十七

豚　豕彘附

爾雅云豕豬也豬豶幺豚大者曰豱豕生三豵二師一特四蹢皆白豥其跡刻絕有力豟牝豝彘五尺為豥豟

春秋說題辭云斗星時散精為彘四月生應天時
說文云豕彘也牡豕曰豭豕母曰豶又曰豝老母豕曰
豵小母豕曰豵小豕曰豚豕一歲曰豜豕生三月曰豯
豕高五尺曰豟又作豟老豕曰豥猪求子曰豵豕齧地
曰豤豕怒毛竪曰豪豕走悅曰彖豕鳴曰豞呼豬聲曰
豨豕息曰豷養豕曰豢良豬曰豵豕壯大曰豲長毛曰
豲兩豕曰豩豕生三子曰豵　埤雅云豕喜雨故天將
雨則豕進涉水波　方言云猪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
東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
之豯吳揚之間謂之猪子嶺南謂之黑面郎　古今注
云猪一名長喙將軍一名參軍梁州以豕為豵河南謂
之彘吳楚謂之豨漁陽以大猪為豝齊徐以小猪為豵
豲白豕黑頭也豱豕奏毛也　本草會編云凡豬骨細
少筋多膏大者有重百餘斤食物至寡故人畜養之甚
易生息　養生要集云白豕白蹄青爪不可食

歲

大唐西域記云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
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
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
行也揔此二行合為一歲　爾雅注郭璞曰歲取星行

一次祀取四時一終年取禾一熟載取物終歲更始也

易乾鑿度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備歲事

莞爾（李善作莞字）

文選註莞爾舒張面目之貌也

刀

莊子庖丁曰臣之刀已十九年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賈誼策云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苦刃不頓者所排擊剥割皆衆理解也　淮南子云屠牛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　禮器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正義割刀今之刀鸞刀古之刀也今刀便利可以為割物之用古刀遲緩用之為難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脩古也　釋名云刀到也其末曰鋒其本曰環其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鞞巨刀曰拍又曰露拍言露見也佩刀在佩拔之刀也容刀為刀形而無刃備容儀而已剪刀剪進前也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刻削之刀也封刀鉸刀皆隨時名之也　太公兵法云刀之神明曰脫光

中牟

韓非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

磷緇

野客叢書論語磷字多作去聲緇字多作平聲而古来文又以磷字為平聲如摯虞傳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緇字作去聲協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緇字只平聲一音蓋當時未分四聲故爾

匏瓜

埤雅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　楊子巵言云吾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左傳曰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正與孔子之言及詩匏有苦葉相合草木子云匏瓜牛踐苗則子苦　王仲宣賦云惧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輸注曰匏瓜為物繫而不食者也而仲宣自喻惧無寸禄之給　黄氏日抄云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註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歙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又建昌吴觀附此於四書疑義　大象賦云匏瓜薦果於震閫注云五星在離珠北天子之

果園占大光潤則歲豐不爾則瓜果之實不登　星經云瓜匏五星在離珠北入女二度去北辰七斗一度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國也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　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冬蟲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兎罝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　左傳孔疏曰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其六州所作詩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其得仁賢之化者謂之召南其實皆是文王之化而分繫周召二公耳必分繫者文王以諸侯之身行王者之化詩人述其本志為作聖賢之風此詩体實是風不可以雅名之文王身有王號不可以風繫之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

公周公聖以聖化繫之召公賢以賢化繫之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　儀禮注昔太王王季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

鄭樵輿論云二南六州漢志扶風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召南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東北一區尚染紂惡惟西南皆從文王之化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世取以為樂章用之為燕樂為鄉樂為射樂為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大武始於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為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為義蓋如是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維鍾鼓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為有象舞箾南舞籥者詳而考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則南之為樂古矣　路史曰初南塗山之女作歌以候其伯姬曰候人兮猗而南音自此始至周之君臣取風焉寔為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註云南樂名象箾南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之伯

也豈周公召公哉周自大王爰及姜女王季太任思媚周姜太姒嗣徽世有賢妃之助文王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故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二南之首實取效於塗山

玉帛

孔穎達禮疏曰凡執玉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德能覆蓋天下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又孔安國註云方四寸邪刻之用之以冒諸侯之圭以為瑞信又執鎮圭以朝日及祭天地宗廟其五等諸侯公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云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麄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蓋皆經五寸鄭注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小大各如其命數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章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是也此是周法其殷以上則禮說含

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以玉帛薦王宋均注云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故鄭注虞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用白繒其餘謂堯舜之諸侯　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煩藻凡諸侯朝天子皆行三享之禮故大行人云公侯伯子男並云廟中將幣三享覲禮云四享者鄭注云四當為三初享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龜金丹漆雜國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若其臣出聘唯行一享　大明會典凡玉三等曰蒼璧曰黃琮曰玉惟祀天地日月則用之　凡帛五等曰郊祀制帛曰奉先制帛曰禮先制帛曰展親制帛曰報功制帛洪武十一年議定　大祀中祀用制帛在外　王國及府州縣亦用帛

鐘　鼓

爾雅云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釋名云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　世本云倕作鐘　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　白虎通云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　周禮曰鳧氏為鐘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

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注于鼓鉦舞四者皆鐘體甬衡二者則鐘柄也旋者鐘柄有孔繫之可旋轉也旋蟲以蟲為飾謂之幹者言其強而能屬鐘也鐘有四帶紋如篆籀故謂之篆篆間有鐘乳可以枚數故謂之枚又謂之景攠受擊處也窪而生光有如陽燧故名為隧　山海經云豐山有鐘九耳霜降即鳴　風俗通云鐘者兌音秋分之音也　萬花谷云鐘有九乳撞以四時驗君得失鐘調則君道得　三禮圖云凡鐘卜六枚同為一簴簴為編鐘特懸者謂之鎛　古今樂録云凡金為樂器有六皆鐘之類也曰鐘曰鎛曰錞曰鐲曰鐃曰鐸　又云古鐘名有大林之鐘景鐘九龍之鐘十龍之鐘千石之鐘

爾雅云小鼓謂之應　又云大鼓謂之鼖大鼓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加樂謂之節徒擊鼓謂之咢　易通卦驗云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圓徑五尺七寸　通禮義纂云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焉為衆鼓之節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柱貫謂之楹鼓周懸之謂之懸鼓近代相承謂之建鼓　風俗通曰鼓者郭也　春分之音萬物皆鼓甲而出故謂之鼓　三禮曰

夏后足鼓殷人置鼓周人懸鼓　周禮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又云籥章氏掌土鼓　又云凡冑鼓必以啟蟄之日象雷之發聲也　正樂云腰鼓大者瓦缶大者皆廣首而纖腹　古金樂録云臍鼓如漆桶大而有聲語其鼓面如麝臍故曰臍鼓　又云馬上之鼓曰提鼓施于朝則登聞之鼓告于府寺曰朝鼓在村墅曰枹鼓有蹕鼓有警鼓有毛員鼓有鼉鼓有羯鼓有荅羯鼓有鷄晏鼓

朱

朱子語類云蒨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為蒨再入為纁三入為絳四入為朱

鑽燧

河圖挺佐輔云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　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其疾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使人無腹疾以遂人之情性故名燧人氏　淮南子曰燧人望星辰鑽木生火　拾遺記云燧明之國不識晝夜土有燧木後世聖人蒔於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於南垂觀此燧木有鳥類鴞喙其技則火出取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包羲氏之前蓋

火山國也　東漢書禮儀志曰夏至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　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

隋書王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絶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音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蔴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水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　李涪刊誤論語曰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則是四時皆改其火自秦漢已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鑽燧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為寒食節之後既曰就新即去其舊今人持新火曰勿與舊火相見即其事也又禮記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為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介推為據是不知古故以鑽燧證之　禮書曰古者燧人取火周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內則左佩金燧右佩水燧鄭康成謂夫遂陽遂也鑒鏡厲世謂之方諸然則鑒金為之則夫遂亦金矣內則以夫遂為金燧是也莊子曰木與木相摩

則然文子曰木中有火不鑽不發先儒謂晴則取火以金燧陰則取火以木燧然金燧以取明火特施於致嚴之時而已則凡取火皆木燧耳孰謂木燧有間於陰晴耶　王起鑽燧改火賦云其始也命工徒案林麓選槐檀之樹榆柳之木斬而取也期克順於陰陽鑽而改之序不僭於寒燠青煙生而陽氣作丹焰發而炎精吐影旁射而曜威氣上騰而作苦冠五行以斯用審四時而是取文苑英華　程氏外書云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為患常少火之為患常多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耳四時取火用木各異必据時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丹鉛餘録云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為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為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為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為水柞楢色玄象水也　留青日札云古者鑽燧改火所以革故而取新也榆柳木之火也棗杏火之火也桑柘土之火也柞楢金之火也槐檀水之火也周禮又曰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注季春則火星見于建辰之月因出之以宣其氣雖烈山焚萊不禁也季秋

則火星伏于建戌之月因內之以息其氣雖鑠金焚薙不為也又淮南子曰夏爨柘燧火冬爨松燧火其說頗異然人但知改火而不知其烟亦隨所改而不同故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炯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炯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炯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　又云不獨燧人氏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而竹亦可以取火石亦可以取火又以堅木鑽石亦可以生火古人以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陽燧金也取金猛無緣者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有頃即焦吹之得火今亦不必用猛金也以水精大珠向日對照以草絪承其下一點透明紙焦烟起即得火矣則是方諸取水亦可以取火也一統志名曰朝霞大火珠在占城國出大如鷄卵狀類水鼎當午置日中以艾藉之火出是也可見陰陽一理日月一氣水火一原

稻

孝經援神契云汚泉宜稻　淮南子曰江水肥而宜稻洛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濟水通河而宜麥

河水中調而宜菽　又云稻生於水而不生於湍漱之流　說文云禾嘉穀也二月而種八月始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　漢書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　隋書云婆登國有月熟之稻每月一熟　廣志云有虎掌稻紫芒稻南方有蟬鳴稻七月熟有青芊稻六月熟有累子稻白漢稻七月熟　左思賦云國享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　禮記稻曰嘉蔬　抱朴子曰南海有九熟之稻　又云交趾有一歲再熟之稻　西域記云摩揭陀有異稻巨粒號供大人米天竺稻歲四熟

慱　奕

說原尹文子曰慱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三路蓋慱以五木為子有梟盧雉犢為勝負之采梟公也六慱得公寂勝便則食其子不便則止即樗蒲也堯以子之愚迺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作圍棊以教之　顏氏家訓家語曰君子不慱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慱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慱奕為教但以學者不能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為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為無益命韋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覩手執此並勤篤之志也能爾為佳古

為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煢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煢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棊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為雅戲但令人躭憒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中興書曰陶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躬弓談者無以易也　韓非子曰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賫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　樗蒲經曰凡近関及后一子謂之塹迫関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退六踏馬則一馬可踏三馬故世不循時者謂之踏坑塹云

方言曰圍棊者自関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班固奕旨曰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博物志曰堯作圍棊以教丹朱或曰舜造也世說王中郎以圍棊為坐隱支公以圍棊為手談王積新棊勢譜圖曰王郎號為坐隱祖納稱為手談　吳志韋昭論曰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

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秤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刼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慱奕之足耽假令世上移慱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新論曰世言圍碁頗類兵法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趣作罣目猶薛公三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中計塞成皋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江以臨越守邊偶趣作罣目者也

晉書祖納好奕棊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棊

西京雜記云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

譏其費曰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皮日休
原奕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偽則亂是奕之
必然也雖奕秋再出必用吾意焉　胡旦曰以棋為易
則聰明者或不能以為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絶　邉
韶為塞賦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
驚聽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

微子第十八

微

路史曰微子爵本扶風郃陽今岐之郿縣有郿鄉紂徙
畿内則在聊城今故城在濟東北或云在魯今徐沛東
南微山有微子家非也

箕

路史曰箕子之先箕伯之封小国也春秋猶有箕崇之
國姓纂云商之圻内今太原晉敗狄於箕者預謂太原
陽邑有箕城是陽邑隨之大谷後為骨打都今遼之榆
社東南三十里古箕城在遼山與瑯邪益都襄邑異

女樂

事物類攷云夏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四方美女積
之後宮作爛漫之樂　呂溫齊人歸女齊賦昔齊人饋
魯傾城八人瑰艷絶代綺羅嬌春洞横波于曼臉回流

風於嫋身盖以仲尼定魯禮樂制齊君臣斬倡優于夾谷之會復土田於汶水之濱故遏雲與迴雪實內圖而外親將敗魯之政弱齊之隣魯君臣果不端操迷不先覺聞進淫哇之聲皆忘聖人之學城南于是考雷鼓黙雲幄結齊魯之歡受鄭衛之樂感煩音之慫懣成正聲之踳駁夫子則不可救其失復其迷望龜山以命操觀鳳凰而銜悽夫任權臣之傾國納文馬與美女薦神祇之所歆誘耳目而不拒荒笑語之啞啞溺衣裳之楚楚由是齊日以長魯日以微見隣國之侵地聞志士之沾衣

来鵠女樂論隋高祖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之房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隋文悅噫夫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去孔子行錫魏絳之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又舊云祭天用女樂魏武有盧女能鼓琴特異於諸妓則女樂者秦齊晉漢魏俱有之而楊素以下皆不能言者豈以所問是古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使素女鼓五卜絃瑟悲帝禁不止群臣不能以是言但賢暉遠之說暉遠引詩臆對頗昧二南之旨淑女為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荇菜謂在宗廟用也安有謂王者房中樂耶 文苑英華

耦耕

詩箋云耜廣五寸三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有萬耦耕

津

彙苑云渡水處曰津亦曰濟又水會處謂之津　青箱雜録云嶺南謂水津為步故船步即渡船處楊州瓜步洪州觀步閩中謂水涯為溪步　鮑防問津臺賦云惟歲臨乎甲午余經蔡以遊陳見巋然之故臺沒路隅之荒榛側聞夫子於此問津敢問夫子何負於人凄凄夫子何不容身進皆鳥獸之群退異沮溺之徒霜雪昏其大澤荆棘穢其通衢撫川陸之險難閔人世之崎嶇方太公迷殷遇文王伊尹逐莘遇成湯何夫子之不遇處昏濁而遂亡永追想於遺跡遂投吊於寒荒

耰

師古曰耰摩田器也（亦見說文）　秋林伐山賈思勰曰古曰耰今曰勞勞即到切　危言云今之壓田也

丈人

疏廣傳師古注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

逸民

後漢逸民傳云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是以堯稱則天

不屈頴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緜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遣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　晉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榷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于宇宙而恬貴於芬華哉乃為賦曰世有逸人棲遲於一丘委天形以外心淡浩然其何求曾丘翳薈穹谷重深岩木振頴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嚶鳥來吟仍踈圃於茲薄即蘭堂於芳林靡飛飄以赴節揮天籟以興音假樂土於神造詠幽人於鳴琴　宋謝靈連逸民賦曰其見也則如遊龍其潛也則如隱鳳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明不晦不昧不類蕭條秋首容與春中弄琴明月酌酒和風御清風以遠路拂白雲而峻舉指寰中以為期望繫外而延佇　梁武帝逸民詩曰如壠生木木有異心

如林鳴鳥鳥有殊音如江遊魚魚有浮沉岩岩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見理相難尋

亞飯三飯四飯

周禮賈公彥疏案論語微子云亞飯三飯四飯鄭云皆舉食之樂彼諸侯禮尚有舉食之樂明天子日食有舉食之樂可知　白虎通曰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大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

播鼗

呂氏春秋曰帝嚳使倕作鼗　通曆曰帝嚳平共工之亂作鼗鼓　禮書曰鼗之播也有瞽矇者有眡瞭者而其制鄭氏以為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書曰下管鼗鼓合正祝敔記曰賜諸侯樂以柷將之賜子男以鼗將之蓋祝以合樂鼗則鼗而已故其賜所以不同也孔穎達曰祝所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其豈然哉儀禮諸侯之燕大射大夫士之鄉射卿燕皆有鼗無祝諸侯之樂非無祝也文不備爾　周禮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瞭播鼗又擊磬

子張第十九

灑掃應對進退

曲禮曰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長者與之提攜則當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負謂置之于背劒謂秋之于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則掩口而對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憤唯諾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弟子職曰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汎拚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受業之紀必由長始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反坐復業

日月之食

春秋正義日月同處日彼月映而形魄不見云日有食之以月不可見故不言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

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　五經通義凡日食皆於晦朔不於晦朔食者名曰薄　春秋緯日之將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而蝕　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為日月之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　南齊志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　新唐書曆志云日君道也無朓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所以著臣人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于君明則陽為之蝕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斯蝕之矣　乙巳占裴子曰夫日者君也月者臣也一歲十二會君臣相見之象君有失德臣下專之故有日蝕之咎故伐鼓用幣責上卿是其禮退臣道也　至海云古歷緯及周髀言日月皆右行於天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月行天一周退及於日與之會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裡故不食月與日同道乃食　仇池筆記云王川子月蝕詩以食月者月中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

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因俚說以寓意也戰國策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　綱編史伯璿論日月食云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按月掩日而日食之說易曉月亢日而月食之說難曉先儒有謂日之質本陰陰則中有闇處望而對度對道則月與日亢為日中闇處所射故食此橫渠之意即詩傳之所本也其說尤可疑天日光外照無處不明縱有暗在內亦但自暗于內而已又安能出外射月使之失明乎惟張衡之說似易曉衡謂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望月行黃道則值闇虛矣值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按暗虛之說無以易矣但曰其大如日則恐大不止此竊以私意揣度恐暗虛只是大地之影非他物也蓋地在天之中日麗天而行雖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地之四外而月常得受之以為明然凡物有形者莫不有影地雖小於天而不得為無影既曰有影則影之所在不得不在對日之衝矣蓋地正當天之中日則附乎天體而行故日在東則地之影必在西日在下則地之影必在上月既受日之光

以為光若行值地影則無日光可受而月亦無以為光矣安有不食者乎如此則暗虛只是地影可見既是地則其大不止如日又可見矣

陵

爾雅云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　爾雅疏丘形如大阜者名陵

堯曰第二十

曆數

史記曆書堯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　孔稚珪云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　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壓河岳（前人）　天曆逐獄訟之歸神鼎隨謳歌之去（周禪隋冊）　皇靈有睠遽移天曆（陳書）　宸曆御寓弘革典憲（沈休文）　屬當曆宸（宋太后詔）　祇從鴻曆虔奉皇符（南齊紀）　革文祖而撫歸運畏上天而躬寶曆（齊璽梁禪）　威承景曆肅御金科（史臣）

權量

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鐘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忖為

卜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鐘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均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于銖兩于兩明于斤均于鈞終于石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于子黃鐘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鈞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權鈞矣是為五則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鐘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秬

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耳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于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名物攷卷之十二